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乱七八糟 滚石

O · HENRY

欧·亨利全集

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 乱七八糟 滚石

O · HENRY

欧·亨利全集

60

[美] 欧·亨利 / 著

李霞  
芦卫 等 / 译  
武慧芳  
冯梅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七部 乱七八糟	(1)
最后的民谣歌手	(3)
侦 探	(16)
女巫的面包	(24)
城市的骄傲	(29)
劫火车	(35)
尤利西斯和狗仆	(48)
谈论天气的勇士	(55)
让天下一家亲	(60)
抵御睡神	(66)
鬼的故事	(72)
吉米·海斯和穆丽尔	(81)
遭遇怪诞	(88)
哈格里夫斯的欺骗	(100)
让我摸摸你的脉	(115)
十月和六月	(129)



磨坊教堂	(133)
营火照亮的纽约	(147)
山姆罗克·琼斯冒险记	(153)
空中女士	(160)
更壮观的科尼岛	(165)
法律和秩序	(170)
马丁·博尼的转变	(186)
上等人 and 下等人	(192)
卡莉之钻	(197)
庆贺之日	(205)
<b>第八部 滚石</b>	<b>(213)</b>
梦	(215)
治人之人	(220)
约翰·汤姆的返祖	(238)
帮助他人	(254)
活动木偶	(264)
侯爵与萨利小姐	(279)
桑托恩之雾	(292)
友谊的召唤	(302)
在“最好的餐馆就餐”	(314)
声与火	(325)
狄克丘克	(332)
无处藏身	(342)
总统的快照	(350)
一个未完的圣诞故事	(356)
赚不到钱的仆人	(362)

贵族与食物·····	(377)
赞布拉的犯人·····	(380)
一个奇怪的故事·····	(383)
追逐财富的格拉迪丝·····	(385)
道歉·····	(390)
欧克赫斯特勋爵的诅咒·····	(391)
BXAR 档案第 2692 号·····	(395)
问与答·····	(407)

# 第七部

乱七八糟





## 最后的民谣歌手

山姆·格罗威坚定地把鞍子装上小马背，他要离开阿尔第图大牧场。他在这里已呆了仨月了。一个外乡人实在无法再继续忍受那麦黄色的咖啡和用小苏打发酵的勾出黄条纹的饼干了。尼克·那波伦，那个黑人厨子，从来就做不出好吃的饼。有一回，在柳树牧场，尼克正做着饭，山姆忍不住捂着鼻子飞也似地逃出了厨房。这时他在那儿也只呆了六个星期。

山姆一脸懊悔，由于遗憾而加重，又因常人难以理解的忍耐和宽恕而减轻。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扣上马肚带，把缰绳打成圈，挂在鞍头，把油布雨衣系好盖在鞍尾，皮鞭套在右手腕上。麦瑞杜一家(阿尔第图大牧场主)男的、女的、孩子、佣人、奴仆、来访的、雇工、狗，还有偶尔来到这儿的人聚集在牧场房子的“走廊”里，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忧郁和悲伤。因为山姆·格罗威的到来，曾经给弗来欧河和波罗渥·德·诺特河之间的每个牧场、营寨、茅屋都洒下了欢乐。

而今，他要走了，大家都感到悲痛和忧伤。之后便是死一





般的静寂，只有那条猎狗追捕跳蚤时后腿碰撞出了声响。山姆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吉它斜系在马鞍上的雨布和大衣上。那把吉它装在一个绿色帆布袋里；如果你理解它的意义，也就理解了山姆。

山姆·格罗威是最后的民谣歌手。您肯定知道什么是民谣歌手。百科全书上说：他们盛行于十一世纪和十三世纪间，到底盛行什么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剑，也许是一把提琴弓，也许是一叉子面条，也许是女人的头巾，不管怎样，山姆·格罗威是其中之一。

山姆跨上马背，脸上现出难过的表情，但比起他的小马的表情，他还算是快乐的。要知道，马儿对主子是了如指掌的，那些草场上的、马槽子边的、牧牛人骑的矮种马都在不时地嘲笑山姆的马，笑它被一个吉它手骑着，而不是一位能喜笑怒骂的真正的牛仔，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在驯马面前，没有人是英雄。就连百货商店里的自动扶梯绊倒民谣歌手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了。

呵，我知道我是，你也是。你记得你背熟了的故事，你学的纸牌招数，还有那段钢琴曲——怎么弹了——叮当，咚当叮当——你提供的那些阿拉伯的十分钟娱乐节目片断，当时，你去拜访你富有的珍妮姑姑。你应该知道“*omna persona in tres partes divisa sumi*”意思是：男爵、民谣歌手、工人。男爵们没有读这类无聊玩意儿的嗜好，工人们也没空儿。所以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位民谣歌手，你会理解山姆·格罗威，不论我们唱歌、表演、跳舞、写点东西、作个演说或是画点什么，我们只是民谣歌手。因此，让我们往最坏处去想吧。

这匹小矮马长着一张但丁·阿利西利样的脸，正顺从地按



照山姆膝盖的暗示前行着，驮着这位周游四方的行吟诗人朝着东南方向走了十六英里，心情怡然地欣赏着大自然。一簇簇精美的鲜花使微腾细浪的大草原充满芳香，东风吹得春天暖洋洋的，羊绒般的白云从墨西哥湾飞来，遮挡着四月阳光的直射。山姆边骑边唱，为防止鹿虻的叮咬，他在马勒下塞着一些灌木枝，这样一来，这个长脸的四足动物好像戴上了皇冠，比以前更像但丁诗人了。从它面部表情上来判断，它似乎想起了贝雅特丽齐。

顺着路直走，山姆骑到了埃里森老人的牧羊场。那时去牧羊场似乎正合他意。在阿尔第图大牧场有那么多人，那么嘈杂，又有那么多吵闹、争斗，混乱不堪。他从未去埃里森老人的牧场住过以使老人因此享受到这种荣幸。但他知道他会受欢迎的。民谣歌手是他自己到处游走的通行证，城楼里的工人放下吊桥，男爵安排他到宴会厅里坐在他左边，女人们微笑着，欢迎他唱歌讲故事，工人们端上了猪头和酒壶。如果男爵坐在他精雕细刻的栎木椅上点一两下头，他一定是毫无恶意而为之。

埃里森老人奉迎着民谣歌手的到来。他常从歌手到过的别的牧场主那里听到过对山姆·格罗威的赞扬，但埃里森老人却从未奢望这样的荣幸会落到他卑微的男爵位子上。因埃里森老人是仅剩的男爵了，所以我才这么说。当然，布尔渥·李顿先生生活的年代太早还不知道他，也许他不想把那绰号封给渥尔威克。在生活中，男爵有义务有责任给工人派活，给民谣歌手安排食宿。

埃里森老人是位小老头；又短又黄又白的胡须长在下巴上，逝去的笑容勾勒出一张镌刻着褶皱的脸。他的牧场很小，



只有两间小屋，坐落在一片长在牧羊区最荒凉地带的朴树丛里。家里有一位叫吉奥瓦的印度厨师，有四条猎狗，一只宠物羊，一只拴在篱笆桩上的半驯服的郊狼。他有三千只羊在两块租来的地里和几千顷既不是租的也不是自家的地里放养着。一年中有三四次，某个跟他讲同样语言的人骑到他家大门，同他交换那些单调乏味的打算。那些都是埃里森老人值得纪念的日子。因而应该用那些闪亮发光的、有浮雕图案的、豪华修饰的大写字母记下这个日子，在这一天有一位民谣歌手——据大百科全书说，民谣歌手应该活跃在十一和十三世纪之间——在他男爵领地城楼的大门口拴上了马缰绳！

埃里森老人看到山姆，微笑又挂在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拖拉着蹒跚步履急忙走出房门迎接他。

“嗨！埃里森先生，”山姆高兴地叫着，“我想我应该过来看看您。我注意到你这块儿下了场喜雨，到春天，你的小羊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

“好，好，好，”埃里森老人说，“真高兴见到你，山姆，我从没想到你不怕麻烦绕那么大圈来到我这个破牧场。热烈欢迎。下马吧，我厨房里有一袋新鲜燕麦片，我这就拿来喂喂你的马吧？”

“给它吃燕麦片？”山姆不屑地说，“不，先生，它吃草吃得像头猪一样肥，我骑它的时候不多，没能使它保持健壮。如果您不介意，我要把它带着缰绳放到马草场去。”

我确信，十一到十三世纪间，男爵，民谣歌手和工人绝没有像那晚在埃里森老人的牧羊场里那么史无前例地融洽地聚合在一起。吉奥瓦做的饼干味淡好吃，咖啡很浓。原本固有的热情好客和感激之情印在埃里森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至



于那位民谣歌手，他自言自语道他确实碰上了欢乐的地方。他尚未发挥全部才能而只是稍做努力便似乎使主人高兴不已，一餐精心烹调的丰盛的饭菜，还有那一刻他敏感的灵魂所渴望的那种悠闲的气氛交汇一起，给予了他在他周游牧场中少有的满足和不敢奢求的轻松舒适。

美美地晚餐后，山姆解开那只绿帆布包，拿出吉它。不是为了报酬，请您注意——无论是山姆·格罗威，还是其它真正的民谣歌手都不是已故的汤米·塔克的直系后裔，你已在那部受推崇的又时常含糊不清的著作《母鹅》中读到过汤米·塔克，他唱歌是为了挣钱糊口。真正的民谣歌手不会那么做。他要先吃饭，后为艺术而唱。

山姆·格罗威的全部节目包括五十个笑话和三十多首歌曲。他决不停下来，只要你引起任何一个话题，他都可以一直谈上二十支烟的工夫。而且，他能躺着，就不坐起来，能坐着就不站着。我有一种要跟他在一起的强烈愿望，因我正在画一幅肖像，要画得那根粗钝的铅笔和翻烂的百科全书所允许的那么好。

我希望你见过他：他个头不高，健壮，不爱动，缺乏想象力。身穿一件深蓝色羊毛衫，胸前装饰着一种珠灰色，夸张的鞋带，非常结实的棕色帆布衣裳，老式的带有墨西哥马刺的高跟靴子，头戴一顶墨西哥宽边草帽。

那天晚上，山姆和埃里森老人把椅子搬到外面的朴树下，他们点上了烟。民谣歌手愉快地弹着吉它，许多歌都是离奇的、忧郁的、情绪低落的 *canciones*，他是从墨西哥牛羊牧人那儿学来的。有一支歌尤其吸引和安抚着那位孤独的男爵的灵魂。这是牧羊人最喜爱的歌，开头是“*Huile, huile, palomita*”。



翻译过来是“飞吧，飞吧，小野鸽。”那晚，山姆给埃里森老人唱了许多遍。

民谣歌手在老人的牧场里一直住着，这里平静、安宁，人们欣赏他，这些在牛王躁乱的营养里他从未体验过。埃里森老人对他的努力所给予的奖赏无人能比。世上没有观众能比埃里森老人更崇敬和始终如一地赞美诗人、音乐家或艺术家的工作。就是皇宫里的人来到卑微的伐木工或农民中视察都不会受到比这更令人愉悦的礼遇。

朴树荫下，在凉爽的粗帆布覆盖下的折叠床上，山姆·格罗威度过了他一大部分时间。在那儿，他卷着棕色的纸烟，读着牧场里提供的那些冗长乏味的文学作品，并且充实着他用吉它熟练地弹奏的全套即兴节目。作为伺奉好主子的奴仆，当主人需要的时候，吉奥瓦就会从灌木丛隐蔽处悬挂的红坛里打来凉水给他，并端来食物。大草原的微风吹拂着他，嘲鸫鸟清晨和傍晚同这甜美的琴声比赛，可却不能与之相媲美。静谧芳香好像充满了他整个世界，当埃里森老人骑着他那匹慢腾腾的马漫不经心地赶着羊群，吉奥瓦正在厨房边上晒着太阳午睡时，山姆则躺在折叠床上想着他生活的世界是多么的幸福。这对于生命的使命是给予他人愉悦和快乐的人来说是多么好啊。这里有吃的，有住的，一切像他曾经渴望的那么好；他完全从烦恼、劳累和争执中解脱了；连续不断的款待，还有一位对喜欢的一首歌或一个故事重复听十六遍都悠然像听头一遍那样认真的房东。古时的民谣歌手在游吟生涯中是否也曾碰到过这样高贵的豪宅？他躺在那里，默默想着自己的好福气，褐色小白尾棕兔羞涩地嬉闹着穿过院子，一群白冠毛的蓝鹌鹑，排成一纵列，飞到二十码开外；一只同乡鸟出来猎



寻塔兰图拉毒蜘蛛，跃上栅栏，用她的长尾巴摇曳着向他致意。在这个八十顷的马场里，那匹长着但丁式脸的矮马长肥了，也似乎总在笑。民谣歌手终于结束了他的四处游荡的生活。

埃里森老人是他自己的 vaciero，意思是说，他要通过自己劳动而非雇佣 vaciero 来给他的牧羊营地培植草木，浇水，提供粮食，小牧场通常都是这样。

一天早上，他动身去 Encarnación Felipe de la Cruz y Monte Piedras 营地（他的一位牧羊人），并带着红豆、咖啡、食物和糖等一周的吃用，离开了老埃维英城堡，穿过小径走了两公里，迎面遇见了可怕的人称詹姆斯王的人，骑着一匹凶恶的腾空跃起的肯得基种马。

詹姆斯王真名叫詹姆斯·金，但人们这样称呼他更加合适，看起来他也因此而更高兴。在圣·安通的阿拉莫商业区和布朗斯威尔的比尔·豪波酒馆之间，詹姆斯王是最大的牧牛人。他也是一个大嗓门，最令人讨厌的恶霸，吹牛皮匠，得克萨斯州西南部的一坏蛋。他无论何时吹牛总是要赔偿的，他吵吵嚷嚷得越厉害，就越危险。在故事书里，那些不善言辞，性格温和，长着一双蓝眼睛，嗓音压低的人最后通常都被证明是最危险的人。但现实同故事有着很大区别。如果让我在一个大块头，高嗓门的粗汉子和一个安静随和，长着蓝眼睛，静坐在角落里的陌生人之间选择攻击目标，你会看到，在角落里会有事情时常发生。

就像我原先要说的一样，詹姆斯王是凶狠的男人，体重二百磅，晒得黑黝黝的，白里透红，红得像十月的草莓，在长满红色粗毛的眉毛下是两条长长的裂缝。那天，他穿着一件黄褐



色的法兰绒衬衣，除了几大块由于夏日曝晒汗淋淋地颜色显得有些深。好像还有一些衣服和装饰物挂在全身，棕色帆布裤子塞进大靴子里，红手帕，左轮手枪，一把猎枪斜挂在鞍头，上千发子弹在皮带里闪闪发亮，但你会很快放弃这些零碎枝节，而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他那两道用以作眼睛的细长的裂缝上。

这就是埃里森老人在小路上遇见的人，当你站在男爵这一边考虑，他六十五岁，体重九十八磅，又对詹姆斯王的背景有所耳闻，而他（男爵）又渴望有一个单纯的个人简历，没带枪，即使是带枪也不用。如果我告诉你那个民谣歌手使他满腔堆着的笑容一下消失了，变得毫无表情时，你不能指责他。但是他不是那种见危险就逃的男爵，他勒住慢悠悠的马（没有高难武艺），向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君王致意。

詹姆斯王说话相当直接：

“你就是那个在这片养羊的瞌睡虫？你有什么权利干这个？这地是你的？你租地了吗？”

“我从州里租了两块地。”埃里森老人轻轻地说。

“那绝对不行，你没有土地。”詹姆斯王说，“你租的土地昨天已到期，我有人在土地部门现在要收它，你在得州没有一寸草地了，你们这些养羊的已经得到你们该得的，你的时候到了，这是养牛的地方，不会再给你们这些瞌睡虫了，你放羊的这地方是我的了，我正扎铁栅栏，四十乘六十英里，如果我扎好栅栏后这里头还有羊，我就把它们全弄死！我只给你一个星期把羊赶走，否则我就派六个人带着温切斯特连发步枪来把所有羊都变成羊肉。到时如果我发现你还在这儿，你也是同样下场。”



詹姆斯王拍了拍枪口以示警告。

埃里森老人骑到 Encarnación 营地，不住地叹息，脸上又多了不少皱纹，这之前，有关要改变旧的命令的传闻他已听说过。眼瞅着畜牧自由的末日就要到了，还有别的麻烦都一股脑儿压在他的肩上。他的羊群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羊毛价格也是每剪都降，就连卖给他农场用品的弗里奥市的店主布来德肖都来催讨六个月的债，还吓唬他说要停止供给他货。这个最后的，最可怕的灾难，詹姆斯王突然强加给了他，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日落时，老人回到牧场，发现山姆·格罗威正躺在折叠床上，靠着一卷毯子和几口袋羊毛，弹着吉它。

“您好，本叔。”歌手愉快地打招呼，“今晚这么早回来。我今天试着弹了一个新曲子，是西班牙舞曲的一小段，我刚弹会了，是这样的，您听。”

“好，太好啦！”埃里森老人边说，边坐在厨房台阶上，边抚着他那把白色的像苏格兰梗狗样的胡须。“我认为你已打败天下所有音乐家，山姆。”

“啊！我不知道，”山姆沉思着说，“但我肯定会做到的，不管怎样变化。我想我能在五个降半音调中处理好每个音调。可您看起来累极了，本叔，您今晚感觉不舒服吗？”

“有点累而已，山姆，如果你不特别累，我们来段墨西哥曲儿吧，开始，‘Huile, huile, palomita’这首歌在我骑马远行之后或心烦意乱时，听起来总令人心情舒畅，消疲解乏。”

“是嘛，seguramente，先生，”山姆说，“只要您喜欢，我会经常弹给您听。我没忘了，本叔，你应该同布来德肖谈谈上次他们送来的火腿，味道有点刺鼻子。”



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住在牧羊场，并且被一堆灾难困扰着，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再者，民谣歌手眼光敏锐，能观察得到他身边的不快之事——因为这使他心神不定。于是，第二天，山姆又问起老人为什么事而伤心和愣神儿。埃里森老人把詹姆斯王的恐吓和命令，还有淡淡的忧郁和似乎已向他表示的即将落在他们头上的血灾告诉了山姆。他若有所思地听着这些事。他对詹姆斯王多有耳闻。

在那个独断专横之人所允许的七天期限的第三天上，埃里森老人驾着小轮马车到弗里奥市去采购点牧场日用品，布来德肖不讲情面，但又有点缓和余地。他把老人的定货单分为两次，并让他多有一些时间。一种有保障的商品是新鲜的，会让歌手喜欢的，质量好的火腿。

离开弗里奥市五英里，在回家的路上，老人正碰上詹姆斯王骑马进城，他老人家除了恐怖和险恶的表情没有别的，但今天他的眯缝眼看起来比平时大了点。

“你好！”大王粗哑着嗓子说，“我一直想见你，昨天我从森帝的一个牛仔那儿听说你老家在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县，我问你这是真的吗？”

“我生在那儿。”埃里森老人说，“我在那儿生活到二十一岁。”

“他认为你同杰克逊县丽弗家族有关系，他说的对不对？”詹姆斯王继续说。

“卡罗琳·丽弗大妈，”老人说，“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她是我姑，”詹姆斯王说，“我十六岁离家出走。现在让我们再谈谈几天前谈的一些事。他们叫我坏人，这只对一半。我的草场上有的是地方供你养那群羊，这些地方还可以在今